

尊敬的侯總，諸位老師，大家好。這次到慶雲來，沒有想到我們這邊還有這麼多的老師，我以為大家都在湯池。來到這邊來有多久了？有八個月了，有開始上課了。這次是我第四次到慶雲來，每次來都看到這個小城有很快的成長，最難得的是這邊的領導，跟我們廬江完全不一樣。對於傳統文化的教學，可以說是全力的支持，而且都有共識，這點非常的難得。我在這邊跟他們可以說是縣委跟縣政府，以及德州一些領導談得很多，大家知道我們在想什麼，我們在想做什麼。實在說，我從二十六歲接觸到佛法，老師告訴我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所以我就很認真努力的學習。人生最高的享受，確實我享受到了，所以我永遠感謝老師指出這條人生的道路。可是從九一一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我在澳洲，澳洲昆士蘭大學的校長找到我，以後格里菲斯大學的校長也找我，希望我參與他們一些和平的活動，我們才知道這個世間真的是在動亂。因為以前我不關心時事，也不看報紙，也不看電視，所以天天天下太平，天天是人間無事。這接觸之後才知道很麻煩，而且這個事情是愈演愈烈，到現在造成了所謂自然的災害。自然災害一般科學家只用科學觀察，從這裡面得到一些數據來判斷。跟佛法所觀察的，完全不同，佛法講得深入，佛法確實不只是最高的哲學，現在我們學了這麼多年，才真正了解佛法是最高的科學。哲學、科學所追求的目標，他們一直在探索，到現在不能解決的；在佛法全都有，而且解釋得讓你接觸之後，你不能不相信，講得太圓滿了。

佛不是說他說了，我們相信，這就滿意，佛不是的。那是他所看到的，他所證得的，佛是讓我們也要證得才算數；我們沒有證得

，聽他講的，那不算數的。所以這就是所謂科學的精神，一定要親自證得，宇宙怎來的，生命怎麼來的。了解之後心就定了，該放下的你才真正能放得下，放下之後，那個智慧才會開。所以智慧為什麼開不了？就是有些障礙、有些堵塞，這些東西就是煩惱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的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妄想一般大乘教裡面稱之為無名煩惱，分別稱為塵沙煩惱，執著稱為見思煩惱。這個三大類煩惱障礙了自性，所以自性裡面的智慧、德能，全都透不出來；這些東西放下，放下了什麼障礙都沒有了，禪宗裡面講的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。從理上講不需要學習的，只要你放下就行了，從佛教史上來看，釋迦牟尼佛學了十二年，十二年最後還是放下，把所學的全放下。為什麼？所學習的道理東西，如果不放下就變成所知障，我們一般人講成見。你去學了肯定那些見解是正確的，就變成成見了，其實那是錯誤的，那不是純正正確的。放下之後，這個才所謂是夜睹明星，大徹大悟，真正成正覺了。

在中國也有個很好的例子，例子很多，最特殊的、最殊勝的，無過於禪宗六祖惠能大師。他不認識字，他一天也沒學過，可是他一接觸，他就能放下，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了，這一放下就成佛了。所以他的開悟，跟釋迦牟尼佛在菩提下的開悟是平等的、是一樣的。釋迦牟尼佛在印度，就是所謂應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現佛身；能大師在中國，應以比丘身得度，他就現比丘身。他什麼身都能現，完全看現前社會大眾的需要，並不是他用自己的意思，他自己要有意思他就墮落了，跟我們一樣，我們都自己有意思。所以大徹大悟的人自己沒有意思，他現什麼身，他說什麼法，所謂應人而異、應時而異、應處而異。佛沒有定法可說，也沒有一定的形相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，這是真正的佛法。佛說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你們想想，本來是不是佛？真的是佛。你只要把妄想分別執著放

下，不就是佛嗎？你跟釋迦、跟慧能有什麼差！有什麼兩樣！真的。問題呢？問題你放不下。

三個放不下都是凡夫，三個放下一個，放下執著那你就成阿羅漢，就不叫凡夫；放下兩個，執著放下了，分別也放下了，這叫菩薩；最後把妄想放下了。妄想是起心動念，這是很難放下的，妄想放下那就成佛了，你看就這麼簡單。所以從理論上講，轉凡成聖在一念之間，就是看你念頭能不能轉過來？轉過來什麼事都沒有了，轉不過來麻煩可大了。尤其現在這個世間，真的是迷惑顛倒達到極處了。所以起心動念不善，言語造作不善，這才感得天災人禍，天災人禍就是這麼來的。拯救的方法，他既回不了頭來，我們就要幫助他斷惡修善，斷惡修善可以化解災難，不能把災難滅掉，但是可能化解，可以把災難減輕。這就是我們每個佛弟子，每個覺悟的人應當要做的，幫助這個世界苦難眾生，正是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。我們今天做這個，為誰做的？為眾生做的，也為自己。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樁事情，總要曉得。

現在全世界的教育都成問題了，這是我們感到非常悲哀的事情。教育的理念有了問題，教育的方式有了問題，教育的內容出了問題，很少人發現。在現代這個社會，西方確實有不少的學者，他們讀中國的歷史，對中國的過去有相當程度的認知，我們在一塊接觸，他很佩服。他說中國這麼大的國家、這麼多的人口，五千年來能夠維持著長治久安、統一，他們想不出來這到底怎麼回事情，這是什麼力量造成的。在二次大戰之前，應該是在八、九十年前，歐洲有不少的學者研究這個問題。他的結論很不錯，他說大概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。這個認知很正確，很難得，我對他們很佩服。確實維繫中國五千年的傳統，長治久安、國家統一真的是家庭教育，一點都沒錯。中國家庭教育現在丟掉，差不多也有一百年，所

以現在家庭沒有了。你再問到父母他也不懂，祖父母也不懂，大概到曾祖父母可能知道，接觸到一些，這個事情就麻煩了。所以今天我們要把中國傳統的，倫理文化、道德的文化、因果的文化，要把它復興起來，這個世界有救，不是沒有救。

我們在國際會議上，在聯合國的報告裡面，把中國這些東西介紹給大家，大家聽了歡喜。可是會後我們聊天，在一起吃飯就談到，他們說這是理想，這是做不到的。所以這些接觸當中，我們知道，西方人對於中國傳統教學，沒有信心。所以必須我們要做出樣子來給他看，他看到了，他就會相信。所以我們湯池中心，就是做樣子給聯合國看的，做樣子給全世界這些從事於和平工作的，這批學者專家、志士仁人，給他們看的；他看要看不到，確實信心喪失了。這會議我開了十次，我看到許多人真的都是好人，真的是天天希望世界和平。可是你看他們都愁眉苦臉，認為什麼？認為很難，甚至於不可能。連馬來西亞的前首相馬哈迪，跟我見面，他問我，他說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這是個擔任首相二十二年，退下來之後，看看這個世界沒有信心，這很可怕！所以我們湯池這兩年所做的是很大的功德，至少讓他們有了點的信心，幫助他們建立信心。這個和平會議還可以開下去，還有指望。

所以巴黎會後，我訪問了倫敦，去看牛津大學、劍橋大學，三個大學，倫敦大學，這三個學校是歐洲漢學中心。我去看了之後，他們把漢學當作學術來研究，真的所謂是佛學、儒學、道學，能不能解決問題？解決不了現在問題。現在真正能解決問題，要靠你們這批老師。也許你們見過王平女士，在廬江我就跟她談過這個問題。她本來有意思來接，她要找一批學者專家、大學教授來教。我就告訴她，我說那些人不行，那些人開國際會議可以，他們寫書、高談闊論可以。這是要搞和諧社會他們不行，她說為什麼？我說他們

走在街上，看到垃圾能下去撿嗎？她皺著眉頭。看到這些老人的時候，你能夠攙他一把、扶他一把送他回家嗎？他做不到，他會說，他做不到。所以我說你不可以找他們，找他們跟中心的老師會產生矛盾。

我說那些教授們瞧不起中心老師，年紀太輕，沒有學歷。我們中心這些年輕的老師，也瞧不起那些教授，她說為什麼？她問我為什麼？因為那些教授能說，不能行。所以我就說，真正要落實和諧社會、要搞和諧世界，要靠我們這些年輕老師，才管用。要不然我們這些來幹什麼的？教授那麼多，他為什麼不能做？這是什麼？一個是搞學術，所以說搞儒學、道學、佛學；一個是學儒、學道、學佛，這兩個字顛倒過來就不一樣。我們學儒就要學孔子、要學孟子，我們學聖賢；我們學佛，那就要學釋迦摩尼佛，真的救苦救難、捨己為人，幹這個事情的。沒有這種人，真正的大儒、佛菩薩救不了這個世界，這些大儒、大菩薩在哪裡？就在這些年輕人身上。我說你們都不認識，他們在幹救苦救難的事情。

所以我們到此地來，看到這邊的領導，我們非常歡喜，他們確實有這個認知，這都是不簡單的事情。我上一次到中心給老師們談話，首先我們湯池兩年的成就，第一個感謝老師，全體老師、志工是你們做出來的；要感謝湯池的人民歡喜接受，依教奉行；然後感謝地方領導的護持，不干涉就是護持。能讓我們在這裡把成績做出來，我說我們已經做到十分圓滿了。我們走向聯合國，一百九十二個國家代表都要到湯池來看，這裡頭有特殊的因緣沒有能來得成，他們要是來成了，我們就十二分的圓滿；他們沒有來成，十分圓滿。現在中心改組，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障礙，巴黎那批人還是想來。所以我傳遞這個訊息給他們，可以請他們向中國大使館去申請，希望組團到中國來，我們相信外交部會接待他，好事情。慶雲做的

，我相信會比湯池做得更好，我們在湯池有經驗，把這些經驗到這個地方發揮，到這來提升，我們在這裡做示範縣。希望慶雲這個地方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都能夠接受到傳統的文化。它這個地方跟廬江不一樣，廬江只准講儒，不能講佛，不能講道。這個地方負責管教育的副省長，黃副省長，前天請我吃飯，「我們這裡儒釋道都要」。所以這裡我們可以完全來發揮，諸位認真要把三個根紮好。

我從倫敦回來之後，麥大維教授到中心去參觀，他是劍橋大學的權威教授，是漢學家。他看到之後，到香港找我，我們兩次談話，大概一共有三個小時，他很希望我到劍橋去辦個書院。英國的大學是書院制的，像劍橋、牛津差不多都超過五十個學院。所以他希望我在劍橋辦個大乘佛學書院，我說我很感謝你，但是我沒有辦法去。他說為什麼？我說你們學校那些制度，那個框架架著給我，我就動彈不得，我沒法子教。我說除非你們學校同意不限制我，我要怎樣招生，怎麼教學，你一概不要管，畢業的時候，你發文憑就好了。我說你不干涉，很我願意去。劍橋是世界排名第三，這是很難得的學校。他問我，你怎麼個教法？我說譬如招生，我不一定招大學畢業的。他兩個眼睛瞪起來，那你什麼條件？我說我第一個條件，就是他具備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的根，他有這三個根。第二個條件，他能夠閱讀文言文，能夠看懂文言文的資料就行了，他小學沒有畢業也沒有關係，我說我要這個學生，修學期間十年。他說你用什麼方法教？我說我沒方法，我們用老祖宗五千年傳統的老辦法。他說老辦法？我說《三字經》你念過吧？他學過，他是漢語學，他學過《三字經》。《三字經》上前八句就是五千年老祖宗，中國講這個教育最高指導原則，非常重要，這一開頭就講出來。

理念就是肯定人性本善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這肯定。教育

的目的就是幫助人回復到本善，佛家講明心見性，我們幫助他回復是一個意思。告訴我們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是為什麼要辦教育，為什麼要教學，你不能沒有教學。性是善的，本性本善的，這個善不是善惡的善，孟子講性善，荀子講性惡，那是第二義不是第一義。第一義的善，沒有善惡的善那才叫做善；有善惡那就不善了，那是第二，那是習性，習性裡頭有善、有不善。所以說你如果沒有教育的時候，人就隨著習性走，這個習性跟本性就慢慢愈來愈遠了，這跟佛法講的道理相通的。所以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你要不教的話，會隨著習性就產生嚴重染污，我們現在全世界的人就變成這樣子。所以這句就說明教育的興起，為什麼要辦教育，道理在此地。怎麼教法？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這是東方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樣的。專就是佛法裡講的戒定慧，戒就是方法，你遵守老祖宗教你的老辦法，這就叫持戒。我們遵守《三字經》上，前面的八句這個教誨，這就是持戒。

教學，修學期間十年，十年學一部經，我給他舉例子，譬如《論語》。他說那教你怎麼教？我說教很簡單，你看看中國的《學記》，你就曉得了，教的人沒事，學的人很辛苦。教的人把方法指導給你，參考資料交給你，學生你自己去看。上課的時候學生講給老師聽，不是老師講給學生聽，學生講給老師聽。一天講半個小時就夠了，或者是隔一天，兩天，兩天講一個小時，你去研究，學兩天講一個小時。這樣一部《論語》，大概四個月就講完了，他說講完了怎麼辦？講完再講第二遍，二遍講完講第三遍。四個月講一遍，一年就講三遍，十年講三十遍。三十遍講下來的時候，他就成了聖人了，他就真的變成孔子。他有三個根，有三個根的基礎，那三個根就是聖賢的底子，學孔子一定就真的成現代的孔子，學孟子成為現代的孟子。這樣專攻，他心裡頭沒有一個雜念，他所想的總在他

的小範圍之理，這是什麼？這是修定。人如果這樣學，中等程度的人大概三年到四年就得定了，在佛法講得三昧。學《論語》就《論語》三昧，學《孟子》就《孟子》三昧。得到三昧，得定之後大概再兩三年，換句話說，六、七年他開悟。這一開悟不但自己學的這個通了，他觸類旁通，世出世間法他一接觸就通了。

所以這是西方人不知道的，西方人學一樣，永遠就知道那一樣，他就不知道第二樣。中國儒釋道三家都講定，都講慧，他們的教學都非常重視悟性。從前私塾教書，老師的學生，某學生悟性，他講悟性。一個是記憶，一個是領悟，兩個都重要，悟性差一點的人，從定裡頭訓練他會開悟。他學校要是那麼多課程，那些都必須要學的，學了沒用處，浪費時間，把我們的規矩破壞了，所以說這個我不能接受。你們可以回去跟學校商量，學校要肯用中國傳統書院教學的老辦法，我說我很樂意在倫敦去建個學院。學校的制度，你看看。這個老教授好像今年六十六歲了，到退休的年齡了。真正成熟，教學最好的時候，年齡到了他要退休了。所以我推薦給山東大學，我請山東大學把他請來，擔任客座教授。

所以我們這些老師們，你們認真的在幫助現前社會，以身作則，做最好的榜樣。教化這個地方的人，這個地方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都要學。我今天給書記，給這些領導們說，儒釋道三個根是靈魂，所有一切行業那是軀殼，你沒有靈魂就沒有生命。所以無論哪個行業都要紮儒釋道三個根，這是在湯池我們已經看到的成果。無論哪個行業的員工，到這個地方來接受短期的訓練，你看他這個行業工作情緒馬上就變樣子。所以這真正是立竿見影，在這邊教個，我相信半年，這個地方的領導他們就真正認識，真正看到了，會全心全力來推廣。我們的學院會跟山東大學合作，山東大學成立一個雪廬學院，來推動儒釋道三家的教學。那將來我們的老師可以輪流去



，不能一起去，一起去就沒人教了。輪流去，輪流到山東大學，到雪廬書院去做研究工作，看你們的時間怎麼樣一個調配。那邊我們會保留幾個名額，或者保留五、六個，一批一批的去學，去進修。因為在這邊，你們應付的面廣，會分心；到山大那邊去你們可以專心，其他一切都不要管，專心在學術上。自己喜歡哪一門功課就專攻一門，一生都不要改變，這樣才能成就。

佛法裡面講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」，這是真的，佛佛道同。不單釋迦牟尼佛是這麼講的，古往今來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成就的，都是這個老辦法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講，他一生講經說法都是講古佛的，沒有在古佛經典上增加一個字。這個話一般人難以相信，明白了就相信，為什麼？明白的時候他見性了，見性都一樣，佛佛道同。都是從自性裡面流露，所以這句話就是真的一點都不假。夫子所說的，我們一定要理解，孔夫子一生沒有創造，沒有發明，他自己說得很好，一生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所以我說孔孟是老實人，沒有創造，沒有發明，老實人所流露出來的，是自性裡頭流露出來，這真實智慧，真實智慧大家都一樣的，有什麼創造發明！你見性也是這樣，他見性也是這樣的，古人見性這樣，現在人見性還是一樣的，決定沒有兩樣的。凡是有創造、有發明都見不了性，為什麼？那胡思亂想出來的，那都有問題，會把世界搞亂的。這裡頭很深的道理，我們在外頭不能講，在外面講，反對的人太多了，你胡說八道。可是這是真理，我們也是通過半個多世紀學習才領悟到，才肯定這個聖賢、佛菩薩的話，才真正懂了。以前聽到的時候雖然聽了不反對，總是還有疑情在，很難完全接受，現在真的搞明白了。所以在聖賢教學裡頭，一切眾生是平等的，決定沒有高下。佛家講宇宙、講生命、講緣起，那比現在科學高明太多，這些以後慢慢的學習。現在最重要的認真扎根，這個扎根的教育是永恆的。不

是說我現在要學習，我再提升，這我不要了，不是的。這是你立足的點，你立足的根基你沒有了，你也就沒有了。

從前我的老師做個比喻，用這個來做比喻跟我說，他說戒律，戒律是佛法的根，這一定不能不持戒，就不能不守規矩。這個《弟子規》是規矩，《感應篇》是規矩，《十善業道》是規矩。佛講得很清楚，決定不能離開，成佛也不能離開，成佛之後也不能離開，為什麼？它是性德，它是自然流露出來的；那我們現在沒有見性，我們勉強學。已經見性他自然的，決定沒有一絲毫違背的情況，沒有，所以他是自然的，這個我們一定要認識。那在我們自己成佛之後，為什麼還是要遵守？遵守給還沒有覺悟的人看，這叫大慈大悲。你不做樣子給他看，他對你不相信，他就不肯跟你學。所以，佛要修苦行，佛要持戒，小小戒都不敢犯，都是苦口婆心做樣子給眾生看的。這在佛法叫代眾生受苦，不捨眾生，慈悲到了極處。所以這是我們要學習的，永遠要學習的，到你成就的時候就變成自然了，沒有成就的時候是勉強自己，成就之後就自然了。你會學得很快樂，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，《論語》裡面夫子所說的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。有很多人解釋這個悅，他解釋得恰不恰當？不可能，因為他不是孔子。他不是孔子，怎麼知道孔子的快樂？你要入孔子的境界，你才曉得，否則的話，怎麼猜都猜不到。猜的人很多，我們看到都能夠理解，一定入他的境界，你才真正能明白，所以那真歡喜。

不是有人把底下兩句話合起來看，這是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；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，拿這個。不是的，三句是三碼事情，沒有朋友、人知不知都無所謂；如果知道就歡喜，不知道就不歡喜，那就錯了，那這個妄想分別沒放下。妄想分別放下了，就不會有這個，不是這個境界。所以我們要很認真努力來學習，自

學就是化他，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是一回事情，自他不二。這個境界就不是凡夫境界，那我們最低限度要入這個境界，自他不二，我們的同情心、憐憫心、慈悲心才發得出來。這個生活要勤儉，要吃苦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走的時候，給後人留下兩句話，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。生活艱苦，特別是給現在人做好樣子，現在人追求富裕的生活，錯了，那是什麼？那煩惱的根源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生活的方式是托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捨得乾乾淨淨，法喜充滿。孔子生活也都很簡單，過的是貧民生活，並不富有，孔子是最讚歎顏回，顏回生活是最苦的，簞食瓢飲。這都是給世界和平做最好的樣子，每個人對於清苦的生活都過得很安然，天下就太平了，就不爭了。你說現在這個東西，這個思惟很可怕了，競爭，這怎麼得了？競爭提升就是鬥爭，鬥爭提升就是戰爭，死路一條。所以古聖先賢的教誨都教我們讓，謙讓、禮讓、忍讓，讓到底這叫真正化解了爭端。這是我們必須要學習，要認真努力去做的，要做出樣子給人看。這是行菩薩道，代眾生受苦，我們素食，我們的衣著都很簡單，住的地方很樸素。

佛教到中國來，這中國帝王派特使去請來的，那請來之後，皇帝都拜這些出家人做老師，這稱為國師。中國人尊師重道，如果說老師每天到外面去托鉢，那人家不罵死你，你怎麼可以叫你老師去托鉢？所以佛法裡也隨緣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你們不讓托鉢就不托了，就接受供養。你看宮殿蓋得是跟皇帝居住的環境一樣，富麗堂皇，那是弘法、講學、教學的場所。自己住還是住個很簡單的房子，叫方丈，方丈你就曉得它房子多大，四方一丈，一丈我們現在曉得，大概擺三個床鋪就擺滿了。現在床鋪單人床鋪，六尺長三尺寬的，你看擺三張不就擺滿了，那房間就擺滿了，就那麼大小房間。可是現在寺院那個方丈樓可了不起，富麗堂皇的完全變質了。

所以我們要做，還得要學古人，個人居住生活的環境，都是要簡單、整齊、乾淨，叫人家看到，他生歡喜心，他也知道這是真正學佛、修道人的生活。從前寺廟庵堂吃飯叫過堂，一個飯、一個菜，哪有那麼多？現在我們每天吃的跟從前皇上差不多了。

我在新加坡住，新加坡居士林每天吃飯，大概是至少是十五道菜，多的時候二十道菜。有一天黃金輝總統，是新加坡的前任總統，他退下來很久，他到居士林來參觀，一起吃飯。他說你比我們吃得好，我才五個菜，他吃飯才五個菜，你們吃飯二十個菜。所以這些叫人家看到我們太過分了！現在我們是提倡素食，二十道菜是自助餐，個人吃東西要自己選擇，喜歡吃什麼拿什麼。實際上我覺得二十個是太多了，我們佛門常講「三德六味」，六個菜就很好了，也是表法的意思，六和敬、六波羅蜜，六個菜就可以，不要再太多。菜量可以大一點，讓人都能吃飽。主食，這是三德，主食可以說有乾飯、有麵食、有稀飯，可以三個；菜，六個就很好，很如法，不可以再搞多了，所以這都是我們要知道的。我們自己的學校將來就要用這方法做，讓別人來看的時候，知道我們過的是最健康的生活。就是病從口入，現在世界上這個病，奇奇怪怪病很多，從哪來的？吃來的。所以我們要教人怎麼吃，教人怎麼穿，教人怎麼生活。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教學，不僅僅是言教，我們有身教，這個教育才辦得好，才能辦得很圓滿。

這裡做示範縣，我們還希望將來能做示範省，最後我們想了還有示範國。現在澳洲換了新總理，路克文當選總理，我就勸他做示範國，澳洲人少，只有兩千萬人。現在聽說台灣馬英九做了總統，馬英九選上，我們也都很談得來的，我就可以勸他做示範省。他做台北市長的時候，我們在一起，我就曾經談過，如果有一天你能夠做台灣的領導人，這希望第一個承認一國兩制。大陸新中國，台

灣老中國，老中國就是儒釋道在台灣，台灣是儒釋道的中國。就是像我們這示範縣一樣，我們完全搞文化不要搞別的，這很有意思，就是做示範省。所以看中國五千年的文化，看中國的儒釋道到台灣去看，這很有意思。廬江有示範鎮，慶雲示範縣，在台灣搞成示範省，澳洲搞個示範國，那我們到聯合國去辦活動，就很熱鬧。我們跟聯合國有聯繫，他們很歡迎我們去做。我們希望慶雲有了成績，今年可能來不及，時間太匆促了。明年，明年我們到聯合國去辦，把你們這成績拿到聯合國去展覽，這是我對大家的期望，我們共同努力。到那個時候慶雲就熱鬧，會有許多外國人到這個地方來參觀、學習，這個地方是傳統文化中心。

現在全世界都期望怎麼樣化解衝突，怎麼樣落實和平，想不出方法。他來一看他就學會了，路克文的哥哥路克雷，他到湯池去住了幾天，他看到非常歡喜，就想在澳洲做。所以看到之後他就會動心，他有信心。這是我們做的事，不但是聖賢事業，是菩薩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的事業，這是真實的，這不是假的。所以我們示現吃這點苦頭，這個代價是無量無邊的。這個時間差不多了。我去看了書院，書院的規模超過我的想像，這個地方將來是個國際活動的中心，比湯池殊勝太多。這個大講堂裡面容納一千人，我跟侯總說過了，希望當中蓋個半樓，像戲院的半樓，上面又可以坐六百人，可以容納一千六百人。所以我們相信，我們從聯合國宣布之後，就會經常不斷的有國際上許多人來學習，我們來辦班教學。所以還要加強語文，要加強翻譯，這些也都可以學習，有語言天才的、語文能力的，要多加強。我們多多的幫助這些國際友人，像馬來西亞跟我們簽的有五年的合作，他們可以到慶雲來，慶雲這個地方居住的環境比那邊好，這個空間比那邊大。那邊有那邊的長處，就是整個小鎮的氛圍，這是很有攝受的力量。所以兩面兼顧，我們好好認真來

做，為國家、為民族、為傳統文化，為這個全世界的安定和平。所以這是緣分，有很多人想做，遇不到這個機會，我們這碰到這個機會了，所以稀有難逢，希望老師們認真努力。我就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